

# 我在“天路”守护你

贺勇 阿尔达克

3月,大地回春。喀喇昆仑山脉腹地依旧冰封千里。国道219线像一条巨龙,隐没在沉沉夜色里。

新疆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和田边境管理支队赛图拉边境派出所,海拔3780米。门口的巨石上刻着10个字——“新疆南大门,昆仑第一所”,格外醒目。

民警殷欢笑紧了紧大衣领口。他的嘴唇发紫,指甲轻微凹陷——这是在高原待久了的印记。

手机响了。  
110指挥中心传来警情:“一辆货车在距离派出所70公里处发生故障,冲下路基,需要救援。”

殷欢笑看了眼时间——23时47分。转身,跑进值班室,拿起装备,叫醒同事。两分钟后,警车冲出院子,消失在风雪中。

这一夜,他们不知要走多久,不知风雪会怎样肆虐。但他们知道,被困的司机一直在等待。这条路上,他们是过往群众重要的依靠。

这条路,就是新藏公路,国道219线的核心段——平均海拔4500米以上,一条海拔极高、道路艰险的高原公路。

70年前,也是3月。1956年3月,新藏公路正式开工建设。这条连接新疆叶城与西藏拉孜的“天路”,在平均海拔45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动工,仅用19个月便全线通车,创造了高寒地区公路建设史上的奇迹。

70年后,当年的砂砾路变成了柏油路,小道拓宽成国道。不变的,是这条路与生俱来的使命——它是边防之路,是生命之路,是守护之路。

而殷欢笑和他的同事们,正是这条“天路”上坚定的守护者。

## 在这儿工作,就是要耐得住寂寞

从叶城出发,一路向南。  
海拔表上的数字不断攀升——1000米、2000米、3000米……空气越来越稀薄,呼吸渐渐变得沉重。窗外,赭褐色的山连绵不绝,没有植被,只有裸露的岩体和终年不化的积雪。

穿越昆仑一号、二号隧道,行驶120多公里后,我们抵达新藏公路上的第一个卡口——喀什边境管理支队库地边境检查站。

这里是新藏公路的咽喉要道。每天,少则数千,多则上万人经过这里。最多的一天,检查站的民警们检查了1.2万人次,从清晨忙到深夜,连喝口水的时间都没有。

继续向南。前行170多公里后,就是赛图拉边境派出所。派出所成立于2015年,在编55名民警,来自17个省份,平均年龄30.5岁。

所长曹程,甘肃庆阳人,在高原上已待了多年。他指着身后的营区说:“在我们这儿工作,就是要耐得住寂寞。”语气平静而深沉。

这里的寂寞,是方圆几百公里不见人烟,是终年不化的雪山,是无边无际的戈壁,是含氧量不足平原40%的空气,每走一步都要承受缺氧的煎熬。

更让民警们牵挂的,是两地分居的家人。即便家和和田,距离也有近700公里,一年只能回家三四次。

为了排解乡愁,派出所进门处贴满了民警家人的照片。每个宿舍的门牌上都贴着家乡的地标——江苏盐城的丹顶鹤、甘肃庆阳的黄土塬、福建莆田的妈祖庙……

巡逻回来的曹程,有时会在宿舍门口驻足片刻,伸手摩挲那张庆阳黄土塬的照片,再推门进去。

民警李英杰,河北邢台人,1995年出生。2017年10月,刚入伍的他主动申请来到赛图拉。

“下车的时候,除了呼吸有点沉,我觉得也没什么,还想着高原的风景一定很美。”回忆起初来乍到,李英杰笑了,“住了一晚上之后,才知道高原的厉害。走路走几步就喘,上楼梯没几步心脏就跳得不行。晚上根本睡不着,半夜还会头痛心慌。”

后来他发现,身体的不适只是小事,真正的挑战在巡逻的路上。平均每周巡逻四五次,不少时候要去海拔5000米以上的偏远山口。车辆到不了,只能徒步,有时一走就是一整天。在没膝的雪地里深一脚浅一脚,喘气像拉风箱,冻得手脚僵硬,连说话都困难。

每当走不动的时候,李英杰就抬头看看远处的雪山,想想自己为啥守在这儿,就有了继续前行的动力。

向南,向南,继续向南。到达海拔4280米的和田边境管理支队大红柳滩边境警务站。该警务站辖区面积达2.38万平方公里。什么概念?民警们每月至少巡逻一次,每次要走五六天,里程动辄2000公里。只要出去巡逻,海拔就在5000米以上。有时在野外扎营,连一口热水都喝不上。

民警舒余峰,1997年出生,云南文山人。2019年,年仅22岁的他主动从云南申请来到新疆。当时正是冬天,冰雪覆盖了路面,车辆频频打滑,时不时就要下来推车。从和田市出发,整整走了3天才到达大红柳滩。

初次见面,一片荒凉——商铺只有10家左右,放眼望去全是戈壁和雪山,晚上亮着灯

的只有警务站。  
“那种孤独感,真是很难形容。”舒余峰记得,时任站长阿巴白克力戴着“雷锋帽”,披着大衣,站在雪地里迎接新同志的到来。他快步上前,紧紧抱着他们,开玩笑说:“你们终于来了!这里的几个人啊,我都见腻了!”

原来,这个司机从西藏往新疆方向走,一个人开了十几个小时的车,疲劳驾驶加上高原反应,在弯道上失去了意识。

“天路”之上的守护,从来不只是惊心动魄的生死救援,还有那些藏在细节里的温暖。

2025年7月,赛图拉边境派出所接到一起报警:一辆拉鱼的货车起火了。大火被扑灭,但一车的鱼因缺氧奄奄一息。司机蹲在路边,急得满头大汗:“完了,完了……这是我全部的家当啊……”

曹程走过去,拍拍他的肩:“别急,我们一起想办法。”他掏出手机,挨个联系辖区商铺,一家一家地问要不要鱼。没卖完的,民警们自己掏钱买下来。

司机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,非要送一些鱼给他们。曹程摆摆手,笑了:“心意领了,我们是警察,这是我们应该做的。”

民警们说,在这条“天路”上,守护从来不是单向的付出。  
大红柳滩的商铺老板,每天都会给警务站送一壶热水,说“这么冷的天,你们得喝口热的”。西藏多玛乡的藏族老奶奶,每次见到民警都会颤巍巍地塞一块酥油茶,用不太流利的汉语说“孩子,辛苦了”。路上过往的旅客,总会叮嘱他们“海拔高,还是要注意身体”……

这些“天路”上的守护者,用一次次挺身而出,把萍水相逢结成了血脉相连。

李英杰脱下自己的大衣,裹在其中一人身上。他的手套早已磨破,手指冻得发紫,却始终紧紧攥着救援绳,嘴里反复念叨着“再坚持一下,再坚持一下”。同事也把自己的大衣脱下,给另一人盖上。氧气瓶、热水、搓手搓脚——所有的急救手段都用上了。

5个小时后,他们终于把两人抬出达坂,送上赶来的救护车。

在大红柳滩边境警务站,这样的夜晚不止一次。  
2025年10月底的一天,凌晨3点,风雪交加。站长张道峰和舒余峰处理完警情返回途中,在奇台达坂下的一个弯道,突然发现一辆货车撞在土坡上,一个人倒在路边,一动不动。

“停车!”张道峰跳下车。  
司机脸色惨白,嘴唇乌青,身体已经失温。张道峰二话不说,脱下自己的大衣裹住司机,把对方冰凉的手塞进自己怀里暖着。舒余峰跑去车上拿氧气瓶,给司机吸氧、喂热水、搓手搓脚。

10分钟后,司机慢慢睁开眼睛,看见他们,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。他紧紧抱住张道峰,嚎啕大哭,一遍遍地:“谢谢你们……是你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!”



▲中国画《莽昆仑》,作者秦建新。

## 从生死救援到温暖细节

2025年12月,康赛达坂。雪下得没完没了。零下30摄氏度的深夜,风把雪片吹成一道道白箭,打在脸上生疼。

李英杰刚躺下没多久,手机就响了。急促的铃声在寂静的值班室里格外刺耳。

“警察同志,救救我们……”电话那头的声音断断续续,带着颤抖,“我们的车侧翻了,两个人被困……快冻僵了……”

李英杰一骨碌爬起来,叫醒两名同事,开着警车冲进茫茫雪夜。

从赛图拉边境派出所到康赛达坂,平时一小时的路那天开了将近两个小时。大雪封山,路面早已被覆盖,只能凭记忆摸索前行。到达达坂脚下时,车再也开不动了——积雪没膝。

“下车,走!”3个人跳进雪地里,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前跋涉。风太猛了,眼睛根本睁不开,只能眯成一条缝辨认方向。雪灌进鞋里,瞬间化成冰水。每走一步,脚底都钻心地疼。缺氧让人头晕目眩,只能扶着路边的岩石,大口喘着粗气,一步一步往前挪。

走了大概3公里,他们才找到那辆车。一辆越野车侧翻在路基下,车身半埋进雪里。

他们扑过去,扒开车门。两个人蜷缩在后座,身体已经僵硬,嘴唇发紫,意识模糊。

创建了这家画室。工艺画分流程作业,最开始唐海燕负责填色,这个步骤比较简单,上面标好了序号,定好了颜色,只要填上相应的色彩就行。唐海燕是个爱学习的人,一边填色,一边看人家画,暗自琢磨,时间长了,便琢磨出了些门道。填了3年色后,她尝试着画画,没多久就画得像模像样。她也渐渐喜欢上了这份工作——不是特别累,就在家门口上班,

工资也不算低,还能照顾孩子。  
画的时间长了,唐海燕和这个画室里的很多人一样,开始学着创作,把村里的风景画下来。画室的墙上,就悬挂着很多他们创作的画。雨中的村庄,烟雨迷离,草吐绿,柳条抽芽,燕子在雨中斜飞。夏天的河流,河水卷起水花,田野里,辣椒红了,荷花开满池塘。秋天柿子红了,压弯了枝条,孩子们在树下欢

笑,葡萄架下饱满的葡萄一串串垂下来。冬天的农舍,盖着厚厚的雪,檐角挂着冰挂,狗缩在温暖的窝里。这些都是村里的寻常事物,是村庄的日常,它们一走进唐海燕他们的笔下,成为画里的村庄。这里是湘赣交界浏阳的一个村子,清澈的河水从田野中穿过,四面青山叠翠,终年云彩飘拂,整个村庄就像立于云彩之上。因此,每一幅画上都有不同的云彩,成团的,成片的,丝丝缕缕,云彩像是这个村庄的名片。

画室里很安静,50多个人各画各的,这些人都是村子里的村民,经过培训后上岗。漫步在画室里,看他们构图、勾线、着色,心像在跟着笔走,融入了画中。

窗外,暖暖的阳光源源不断地倾泻下来,油菜花铺满田野,桃花和李花在缤纷的阳光下绽放。画室里,每个人拿着画笔,在描绘自己的新生活。

我在“天路”守护你。  
他们守护的,从来不只是一条地理意义上的路,而是祖国领土寸土不让的尊严,是途经这里的人民群众的安危,更是在高原稀薄空气中永远炽热的信念。

这些扎根雪域高原的年轻人,用他们的坚守和信念,成为这个时代最可爱的人。

我在“天路”守护你。  
他们守护的,从来不只是一条地理意义上的路,而是祖国领土寸土不让的尊严,是途经这里的人民群众的安危,更是在高原稀薄空气中永远炽热的信念。

从心理学的视角看,许多明知故犯的违纪违法者,通常都是从侥幸开始,以后悔告终。

《汉书》曰:“上智不处危以侥幸”。《礼记》云:“小人行险以侥幸”。古人用面对危险时是否心存侥幸,来区分一个人是“上智”还是“小人”,可谓切中肯綮。古人所言,恰恰与现代犯罪心理学的有关解释相一致:侥幸心理往往呈现出认知扭曲状态,不少罪犯在权衡作案利弊时,常将微小的成功概率进行主观放大,上升为足以支撑其冒险行为的心理精密”实则错误的自我认知网——或自觉手段高明可以躲过监管,或以为做事隐秘只有“天知地知”,或幻想“法不责众”能够规避惩罚。存侥幸心理的人如果偶尔“成功”,更不会就此而停下,反而更容易受到“鼓励”,进而再次尝试。此种状态下,侥幸心理让人在虚幻的安全感中步步沉沦,直至万劫不复。好比在极具风险的冰河上跳舞,冰面或能暂时承受舞者的重量,但每一次舞动都是对冰面坚固度的破坏,若持续舞动,终将踏破冰面,摔入冰窟之中。正所谓,天网恢恢,疏而不漏,犯下罪错,终将受到应有的惩罚。

对铤而走险者来说,如果侥幸是面对未知前路

“风险投资”,后悔则是这笔“投资”遭遇亏损的滞后代价。后悔是人性中幽微的自省之光,其实质不仅是对现实结果的确认,更是对以往罪错的悲怨。虽能带来短暂或长期的痛苦觉醒,却难以真正治愈创伤。它或可“吃一堑,长一智”,却无法消弭已经产生的后果。一个人犯下过错后,即使有着最深刻的悔恨,也难以改变既成事实,更无法抹去对国家、社会和其他人造成的伤害。

古往今来,因受侥幸心理驱使铤而走险、最终跌入后悔深渊者大有人在。曾有一首死因写下的《临刑诗》:“积玉堆金官又崇,祸来倏忽变成空。五年荣贵今何在,不异南柯一梦中。”其悔恨之情溢于言表。认识一位官员,在位时收受贿赂,听到调查风声后悄悄将赃款交给亲属藏匿,事发后其哥哥姐姐均因此受到牵连。在法庭陈述时,他痛哭流涕,说自己一生最对不起的人,就是他的哥哥姐姐,以前没沾到他什么光,现在却因他的贪婪、自私和侥幸遭了殃!这种忏悔可能发自内心,但已于人己已经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害。

从侥幸到后悔,看似相距甚远,实则只有一步之遥。若想没有“何必当初”的后悔,就要有不存侥幸的清醒。“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岩墙之下。”唯有彻底摒弃侥幸心理,坚决守住纪法的边界,用理性和自律走好生命里的每一段旅程,人生才不会留下污迹和遗憾。

## 从侥幸到后悔

胡建新

## 金台随感

## 广州红棉早

张鸿

2月风还凉时,满城红棉却已烧旺。刚入3月,春讯已漫广州。

过中山纪念堂蓝瓦下,抬头撞见那片火。木棉王,花硕大,栖高枝,无片叶,似把一冬蓄存的热全泼向晴空。再读明末清初诗人陈恭尹的“粤江二月三月来,千树万树朱华开”,方懂这壮观。

石板缝苔青,木棉落花卧其上,花瓣厚挺,红得干脆。拾起一朵,触感毛茸茸、粗粝有分量。红棉,这英雄花名,不只在开得烈,更在落得绝——不褪不褪,坠地也带着傲骨。明末清初诗人屈大均写过“天南烽火树,最是木棉红”,那抹红是风骨底气。

布鞋擦石板发出声响,阿婆弯腰挑拣。“靓女,捡去煲汤啊?”粤语问。阿婆笑时皱纹弯成月牙:“好嘢来咯。”红棉晒干煲汤,祛湿最灵。

这话挑开了旧时光。小时候,阿婆牵我去附近的农讲所,小院里满树红棉热火朝天地开放,地上也有落下的花朵。阿婆弯腰,手帕铺地,一朵朵摆好,挑的是花萼还青着的。用棉线串起挂在阳台晾,春日斜阳照,空气浮木香。原来红棉既能惊天耀日,也能藏烟火温情。

《岭南采药录》记录红棉可消暑,五花茶有它,老火汤更少不了。绵茵陈配红棉煲鲫鱼,文火慢熬,汤色清浅,喝一口从喉暖到胃。广州春温重,回南天墙渗水珠,骨缝也像浸了水。一碗红棉汤下肚,湿气似被花暖化。扫春寒,也扫心底的滞涩。

晚清诗人丘逢甲的“亭亭十丈鸾香烟,冠岭真同火树燃”,燃的不是孤高,而是烟火生机。

海珠广场,英雄雕像立于晨光中,不远处红棉盛放。英雄与英雄花,遥遥相望。那红染透天际,也染透岁月记忆。

小巷,晾杆从窗伸出,几串红棉晃风里。阳光晒,花瓣收卷,晒干收入玻璃罐,日后一朵朵煲进汤里、泡进茶里。

广州的春,是红棉先点燃的。轰轰烈烈地开,坦坦荡荡地落。不争春色却晕染最浓,不炫锋芒,把风骨藏最深。

这便是广州红棉,也是广州的模样:能高空擎日,也能烟火安身;有英雄傲骨,也有生活柔情。像这座城,千年商都繁华背后,永远藏着街巷的暖——一碗汤,一朵花,一句诗,就把日子过得热气腾腾。

## 大地

本版邮箱:dadi@peopledaily.cn

本版责编:周舒艺

欢迎广大读者来稿。来稿要求为原创首发,非一稿多投。

## 遇见